



编者按

本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迎来了浩浩荡荡的搬家车队,标志着青岛校区重建制搬迁进入安置阶段。从1958年山东大学挥别青岛至今,历经近一个甲子的等待,山大与青岛再续前缘。

山大青岛校区从奠基到重建制迁入,用了5年。从1930年到1934年任教国立山东大学,对青岛感情极深的梁实秋也恰恰在青岛度过了5年时光。梁实秋把青岛比喻为“君子国”。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发生学潮,杨振声、闻一多离开学校后,梁实秋依然选择留下,直到1934年在其父和胡适的多次催促之下,才赴北大任教。通过本文作者展示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具体详尽的青岛美食地图,我们将了解梁实秋及他的好友闻一多、黄际遇等知名教授在山大教学以外的日常所居、所吃、所想,体味山大教授的美食五味,领略文人之间的友情默契。

1930-1934年任职国立山大: 梁实秋的青岛美食地图

□杨洪勋

爱去大窑沟买菜 也爱在厚德福请客

来青岛后,梁实秋把家安在离学校咫尺之遥的鱼山路七号,与妻儿生活在这里,直到1934年离开。居家过日子离不开油盐酱醋菜,贤惠的妻子程季淑照顾年幼的孩子,梁实秋不免偶尔也承担起买菜的任务,时间长了,本来对饮食颇有研究的梁实秋也有了自己的观察与总结。

青岛的海鲜齐备,蚶、蛤、虾、蟹、牡蛎以及各种鱼类,应有尽有。梁实秋有一次“在大雅沟(即大窑沟)的菜市场以六元得鲑鱼一尾,长二尺半有奇,小口细鳞,似才出水不久,归而斩成几段,阖家饱食数餐,其味之腴美,从未曾有。”据专家考证,梁实秋吃的其实是形体似鲑鱼的鳊鱼,即“白鳞鱼”。

梁实秋认为青岛的“菜蔬隽品亦多”。“青岛的蒲菜好像特别粗壮,以做羹汤最为爽口”;“潍县的大葱,粗壮如甘蔗,细嫩多汁”;“白菜各地都有,种类不一,以山东白菜为佳”,“青岛一带的白菜远销上海,短粗肥壮质地细嫩”。梁实秋认定的青岛白菜,应该是胶州白菜,称之“胶白”,闻名远近。

顺兴楼和厚德福是青岛当时有名的饭店。梁实秋和朋友们最喜欢光顾,常常是“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顺兴楼饭庄设在青岛北京路上,是当时的“四大名楼”之首,属于鲁菜中的烟台派。

梁实秋厚爱厚德福是有历史渊源的。原来他父亲梁咸熙与厚德福的掌柜陈莲堂有深交,他自小跟父亲进出位于北京前门大柵栏的厚德福饭庄,并在那里迷上了烹饪之道。梁实秋来青岛后向陈莲堂说起青岛市面不错,于是陈莲堂才派了他的长子陈景裕和他的高徒梁西臣到青岛开的分号,店址在河南路上,据说梁实秋还是股东之一。厚德福拿手菜包括清炒或黄焖鳊鱼、瓦块鱼、琵琶燕菜、铁锅蛋、核桃腰、红烧猴头。梁实秋在青岛居住时,对于厚德福在青岛的分号有偏爱也在情理中,曾多次与朋友在这里聚饮,胡适来青岛时,就在这里设宴请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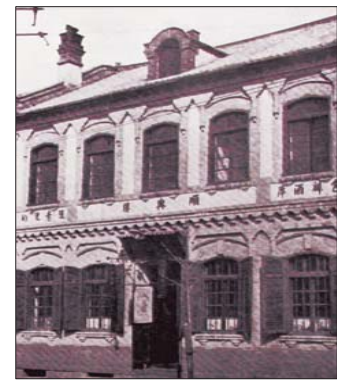
高朋满座 常请闻一多吃饺子

梁实秋说:“青岛四年之中,我们的家庭是很快乐的。”他的妻子为他主持家务,招待客人,大学多客籍教师,带家属的不少,他家中座上客常满,不但教师,有些学生也在他家同餐。常来的教师有傅肖鸿、赵少侯、唐郁南,学生常来的有丁金相、张淑齐、蔡文显、韩朋等等。“张罗茶饭,招待客人是季淑的事。”

有时,梁实秋还会请人吃饺



▲梁实秋与程季淑 ▼原位于北京路的“顺兴楼”



吃得惯西餐 更爱吃烤肉

青岛属全国最早有西餐馆的城市之一。中山路上有一家德国人佛劳塞尔开的西餐馆,除了咖啡和西点,佛劳塞尔还提供纯正的德国啤酒和牛排,梁实秋时常光顾。对于这家餐馆的牛排,梁实秋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忆青岛》一文写道:“德国人佛劳塞尔在中山路开一餐馆,所制牛排我认为国内第一。厚厚大大的一块牛排,煎得外焦里嫩,切开之后里面微有血丝。牛排上面覆以一枚嫩嫩的荷包蛋,外加几份炸番薯。这样的一份牛排,要两元钱,佐以生啤酒一大杯,依稀可以领略焚吟饮酒切肉之豪兴。”

梁实秋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吃相》,在对古今中外作了一番对比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餐桌的礼仪要重视,不要太重视。”他在青岛见到的一幕为例:“我在青岛寓所的后山坡上看见一群石匠在凿山造房,晌午歇工,有人送饭,打开笼屉热气腾腾,里面是半尺来长的酸面蒸饺,工人蜂拥而上,每人拍拍手掌便抓起饺子来咬。又有人挑来一桶开水,上面漂着一个瓢,一个个红光满面围着桶舀水吃。这时候又有挑着大葱的小贩赶来兜售那像甘蔗一般粗细的大葱,登时又人手一截,像是饭后进水果一般。”这个场景让梁实秋久久不能忘,他认为吃相是相对的,对于那些“自食其力的人,心里坦荡荡的,饿来吃饭,取其充腹”的人,不必管什么吃相。

梁实秋除了和朋友外出聚餐外,更多的是在家里吃。梁实秋爱吃羊肉,每到秋风起时,他们全家总是要吃上几次锡爆羊肉,院子里用一红泥炉升起熊熊的炭火,有时也用柴,噼噼啪啪地响,铛上肉香四溢,极为别致。

梁实秋在青岛住了几年,“想起北平烤羊肉馋涎欲滴”。就在这时候,青岛的厚德福饭庄从北京运来了一大批冻羊肉片,梁实秋灵机一动,托人在北平定制了一具烤肉支子。“支子有一定的规格尺度,不是外行人可以随便制造的。”支子运来之后,梁实秋大宴宾客,每次大宴宾客时,就“命儿辈到寓所后山拾松塔盆筐,敷在炭上,松香浓郁。梁实秋离开青岛时,把支子送给了同事、法语教授赵少侯了。”

子。臧克家晚年在《致梁实秋先生》一文中说,在青岛的时候,有一次他到闻一多的办公室去,闻先生不在,桌子上有一张梁实秋写的纸条:“一多,下课后到我家吃水饺。”臧克家说:“看了这张纸条,我很感动,我十分羡慕!心想,这是最美、最快意的人生佳境了。”

梁实秋和闻一多是老朋友了。二人自清华相识,结下的友谊,经过美国柯泉生活的磨砺,又在青岛演绎出策杖而行的佳话,成为至死不渝的朋友。1931年秋闻一多送家眷回乡后,自己住进学校的第八校舍(今一多楼),与黄际遇同住。黄际遇时任理学院院长,是潮州人,讲究饮食,尤喜潮州菜,所以这一处单身宿舍是梁实秋经常去的地方。梁实秋回忆:“潮、汕一带的人没有不讲究喝茶的,我们享用的起码是‘大红袍’、‘水仙’之类。任初先生也很考究的膳食。有一天他邀我和一多在他室内便餐,一道一道的海味都鲜美异常,其中有一碗白水煮虾,十来只明虾去头去壳留尾,滚水中一烫,经适当的火候出锅上桌,肉是白的尾是红的蘸酱油食之,脆嫩无比。”

民国时期的教授,对于饮食多讲究,不管是否带有家眷,厨师是必需的。闻一多、黄际遇和梁实秋都有自己的厨师。梁实秋聘请的厨师姓张,他在晚年所著的散文《忆青岛》中,专门为他“立传”:“我家里请了一位厨司老张,他是一位异人。他的手艺不错,蒸馒头,烧牛尾,都很擅长。每晚膳事完毕,沐浴更衣外出,夜深始返。我看他面色苍白消瘦,疑其吸毒涉秽。我每日给他菜钱二元,有时候他只给我以白菜豆腐之类,勉强可以果腹而已。我问他何以至此,他惨笑不答。过几天忽然大鱼大肉罗列满桌,俨若筵席,我又问其所以,他仍微笑不语。我懂了,一定是昨晚赌场大赢。”

我的故乡在山东郯城县,是山东的南大门,出了门就是江苏,算是南方了。

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近二十年来,故乡无数次被我写进文章里,但我无法知道,自己究竟是否真的了解故乡。网上有句流行语,叫“愿你归来时,仍是少年”,在我第一次有了强烈想要回到故乡的愿望后,却已经不折不扣进入了中年。这个暑假,我终于有机会与故乡亲近了几日。

在一个接近傍晚的时刻,我来到了倾盖亭,这是一个新建不久的亭子,传说孔子游列国经于此,路遇诸子百家中的程子,两人倾盖交谈。程子是春秋时期邢台市内丘人,至于他如何会到了山东郯城,与孔子为何会巧遇,不得而知。但倾盖交谈的画面却是可以想象的,所谓倾盖,即两个人的轿舆相互倾斜,轿顶衔接在一起挡住骄阳。孔子与程子“语终日”,也就是说,谈到了差不多日落时分,他们谈论的内容是什么,史书并没有详细记载,好像那个时候的人们也重形式轻内容,两位圣人能够惺惺相惜,就足够构成一段佳话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错以为与孔子交谈的人是郯子。要知道郯子是郯国的国君,按照现在的接待规格标准要求,郯子与孔子倾盖相谈,更符合人们的期待。据记载,郯子治郯时讲道德、施仁义,郯地文化繁荣。鲁昭公十七年,郯子前往鲁国朝拜,昭公设宴款待,席间有人问起远古帝王少昊氏以鸟为官员命名之事,郯子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十分详尽的解答,当时孔子在鲁国当一个小官,年龄二十七岁,尚未名满天下,随后专门赴郯请教郯子,于是便有了韩愈《师说》中所记的“孔子师郯子”。

我家乡人熟知这个典故,但似乎并不为此骄傲,郯子固然有英名,但最伟大的人仍然是孔子,不能因为孔子曾求教于郯子,便觉得郯子比孔子了不起。山东人的自谦,也不允许掺杂自傲的成分。所以,很少有人拿这个典故说事。

若论郯城最具历史感的地方,比“孔子师郯子”更重要的事情还有许多。比如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的古战场遗址就在这里。马陵之战发生于公元前341年,这场战争是一场同门师弟之间的厮杀,同拜于鬼谷子门下的庞涓,曾因嫉妒师兄孙臆的才华,设计刮去了孙臆的膝盖骨,害得师兄只能依靠担架行走,但在马陵之战中,孙臆大仇得报,利用马陵山的险峻地形,引诱庞涓部队深入,一举歼灭,据说这场战役共有十万士兵参与,堪称史诗之战。

重走马陵之战古战场,正值入伏第一天,马陵山谷暑气蒸腾,植物气息四溢,因为周边环境保护好,仿佛置身于两千多年前的古战场,树是古时的树,风是古时的风,蝉鸣是古时的蝉鸣,草丛间飞舞的蝴蝶,像是刚从战士的铠甲上离开,十万人的呐喊砸在石头上又销声匿迹,二十多岁的士兵死在他们最好的年纪。

比马陵之战更惨烈的历史事件,是著名的郯城大地震。这场大地震发生于康熙年间,1668年7月25日晚,震级高达8.5级,是中国大陆东部板块内部发生的最强烈的一次地震,破坏性约为唐山大地震的11倍。我上小学的时候听语文老师讲过这次地震,他说地震之前郯城的首席行政长官前往京城汇报工作,回郯路上知晓了地震信息,等到他赶回郯城时,整个县城竟然无人生存。这个故事在我童年时留下深深的阴影,长久以来,每每想到那位县长大人,就会浮现他四肢着地、痛哭流涕的场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地震是诅咒,是毁灭,是世界末日,它所留下的阴影,需要千百年的时间慢慢驱逐。

因有马陵之战和那场大地震,故乡的文化形象,一直是一座苦难之城。想到故乡,脑海里交织浮现的是它的深厚文化底蕴、悲壮的历史诗篇以及大自然赋予的深刻伤痕。许多形容家乡,爱用“神奇的土地”这个略显俗套的说法,但我的故乡的确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片土地纵然曾满目疮痍,却能够神奇地抚平创伤,再次以肥沃的土地和唯美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滋养数以百万计的人们。

在故乡,最神奇莫过于那棵老神树。老神树是家乡30万亩银杏林,2万多株古树中的祖先,它的树龄超过3000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树(没有之一)。我在盛夏拜谒它,它枝叶繁茂,生命活力如壮年。老神树方圆几十米,没有任何树木植物,它孤独又雄伟,如一头不容别人接近的雄狮。它的根系据说盘踞地下数十亩地,有的直接通往不远处河底汲水。它比别的银杏早一个月泛绿,迟一个月落叶,而且一旦落叶的时候,肯定会四个小时内全部落净。每年落叶时刻,金黄的银杏叶翩翩飞舞,游人如织,其情其景,无比震撼。在用手抚摸它粗糙但却充满肌理感的皮肤时,有那么一个瞬间,真的仿佛感觉到了它的呼吸与心跳。

行走齐鲁 郯城: 马陵烽烟远,银杏国树乡 韩清肖